

走在丰硕的季节

张正

如果不是故乡还有亲人，我情愿与故乡保持一段距离，因为在我的想象中，故乡如酒，在记忆的窖中封存时间越长，越香醇；故乡又如非常好吃、不可多得的零食，需珍藏起来，一小口一小口，抿在嘴里，细细品尝。

我喜欢在秋天回故乡。秋天的故乡最丰硕，最迷人，最契合我这个被故乡哺育，又长年工作在城市的游子心境。

秋天的故乡，是爬满篱笆和院墙的扁豆。故乡泥土肥沃，故乡人又惜土如金，舍不得用专门的田地栽种扁豆，只需在篱笆旁、院墙根下几粒种子，就可以收获扁豆荚。紫的花、白的花，紫的扁豆、白的扁豆，秋天的扁豆像正处在青春好时光，焕发出不尽的诱惑力。藤蔓爬到哪里，一串串的扁豆荚就闪亮在哪里。有人家把吃不完的扁豆焯熟，晒干，冬天里熬扁豆粥。故乡的扁豆如故乡的人，

朴实，生命力旺盛。故乡像奶水充足的母亲，不知疲倦地喂养着我们这些贪吃的儿女。

秋天的故乡还是家前屋后的丝瓜架，丝瓜架下有我的母亲。丝瓜挂果期长，能从暮春长到深秋。农家的饭桌上，一年有四五月飘溢着丝瓜鸡蛋汤的清香。故乡人侍弄丝瓜总结了丰富的经验，他们集中栽种，下足底肥，用竹竿、树枝把它们引向空中，在空中用铁丝、塑料线纵横交错结网，任它们在天地之间蔓延。这样，夏天的农家，家家房前屋后都有了绿色的凉棚。凉棚下的小饭桌上，早晚围聚着一家人。即使到了秋天，丝瓜架上还开满鲜艳的丝瓜花，像一只只金色的小喇叭，在吹奏故乡欢乐的歌。

每年秋季回故乡，我漫步在田埂上总比待在屋里时间多，只为看一看沉甸甸的稻穗，嗅一嗅田野上庄稼的馨香，让儿时的梦再一

次苏醒。稻子还没有开镰，可田埂上的杂草已经被放倒，晒在田埂边，这是为割稻在做前期准备。“刷草”（故乡人这样说）中时常惊起一只野兔，一对野鸡，或者几只鹌鹑；当然，也会惊出一条青蛇，慌乱地钻进另外的草丛；若是捅到一只马蜂窝，受惊的就不仅仅是小动物了，还有“刷草”的人。

故乡就是这样，丰厚得超过任何一本教科书。此刻，走在田埂上，看不见这些小生灵，但我猜想，一定有许多双瞪得圆圆的小眼睛躲在草丛中、坠在稻秆上，正好奇地注视着我。它们还是当年的它们吗？它们还记得当年调皮的我吗？若是一只蚂蚱，它们的长辈曾被我掐去尾巴，插上狗尾巴草，艰难而痛苦地飞舞，它们还记恨我的无知与残忍吗？故乡的秋天，是储藏童年欢乐的季节。

一年年回故乡，故乡一年年在变，就说故

乡秋天的变化吧。童年的故乡，似乎只有水稻单一的金黄色，然而故乡是高低起伏的丘陵，不是种植水稻的最佳田块，从长江引水灌溉，需要经过七八级提水，成本高，收益低。在以种田为收入主渠道的年代，故乡人艰难地坚守在土地上，捧上白花花米饭，汗水和泪水常常已混浊成一片。改革开放后，越来越多的故乡人加入打工创业的行列，走向了外面的世界。种田这种大体力投入、小经济收益的劳动，不再是故乡人主要的生活来源，他们对土地有感情，不愿让土地荒芜，他们因地制宜地在责任田里种上了省工节水的旱谷杂粮和经济林木。连田埂上的一些边缘地，也种上了山芋、芝麻、红豆、黄豆和花生。许多地方，栽上了意杨树，意杨林间套种中药材。还有成片的茶园、桃园、梨园等，在此之前，它们已有过各自的热闹，早春采茶的热闹，桃之夭夭、梨花烂漫，更别提水果成熟的时节。

不远处那个水库，过去故乡人为抢救庄稼争吵过、打过架，如今被开发成一处休闲度假的景点，一年四季碧波盈盈，人来车往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登月湖。听着路边芝麻炸杆的噼啪声，看着故乡田野上空有几只白鹭在悠悠地飞，喜鹊叽叽喳喳地在这个枝头和那个枝头间欢快地跳跃，那一刻，我的心也要飞……

周孙卉

 敕勒川的风，飒飒的，带着哈素海的潮润，带着绿草的清新，浩浩荡荡直扑入怀，满身的烦热瞬间消解，精神顿时一爽。忍不住高抬下巴张开双臂，感受那风温柔有力而无形的托举，仿佛肉身已经幻化为蝴蝶轻盈的翅膀，于草叶间翩跹。

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，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敕勒川，只有亲自来到这里、双脚踏踏实实踩在这里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壮丽。

 清晨，推开蒙古包的门，淡青的晨光下，绿草地一夜之间神奇地变成了白色，茫茫一片令人惊奇。蹲下来仔细看，原来是无数露珠挂在草叶细长的尖儿上，宛如给草们盖上了一层薄纱织就的白披风，更像是传说中用千万颗珍珠缀而成的珍珠衫，贴身穿可以养身健体。这是大自然的赐予，北方夏季，只要夜间有露，白天晒得蜷缩发干的植物叶子很快就会滋润得恢复原状。

 傍晚，夕阳缓缓坠入地平线，躺在草地上，遮阳帽盖在脸上，厚而绵软的草叶缓缓散发着白日的余温，熨帖着因伏案太久而酸痛僵硬的腰背。尘嚣远离，一切烦恼皆暂抛，神游八荒，心怀舒畅。这时会想到第欧根尼——国王来拜访：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：请你走开，别挡住我的阳光。

 深夜，虫鸣四起，星星一串串冒出来，亮而低低地垂在头顶，仿佛一棚晶亮的葡萄，抬手就可以轻轻摘掉最大的那几粒。萤火虫的灯笼一只跟着一只点燃了，它们是人间的小星星，颤颤悠悠地飞，时间在它们那里变得很慢，但每一秒钟又似乎那么饱满。它们三五成群，掠过草丛模糊而浓重的暗影，消失在茫茫夜色，像一个被惊醒的梦。

 下雨的时候，两个人在半明半暗的蒙古包里挤在一起，听水滴敲击帐篷的声音，像在吟唱无字的歌，有着冬不拉和马头琴的旋律，简单、悠扬、纯净，听久了会入梦。雨点在半透明的帐篷顶绽开圆花瓣，如同一朵朵刹那怒放又刹那凋零的透明花朵。水流在草间汇集，成小溪、成河流、成小型湖泊。雨停了，赶紧出去走一走，脱了鞋袜光着脚，草叶痒酥酥挠着脚心窝，钻进脚趾缝又从脚趾缝钻出来，每个人都咯咯笑着回到童年。一只红蜻蜓飞过，大家喊叫着去追，气喘吁吁。

 一首《敕勒歌》从南北朝传唱至今，此刻，站在草原极目远望，依然是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。凉风起，打着小小的旋儿，于青萍之末飒然而来，无数草叶跟着起伏宛如深深浅浅的绿色海浪。

 就变成一棵小草吧，站在敕勒川，向着天空伸展纤细而挺拔的腰身，听土壤深处先民的马蹄回响，看千年前明月俯瞰今天的篝火，只安静地站着，不说话……

凉风万里敕勒川

云的故乡

木汀

云的来来去去，不为漂泊
只为回家

到了莲花观景台
会选择不约而同地
长成一棵盎然的树
用眼睛听天与地对话
用耳朵感受云与风的旷世之恋

当绿蕨装成辽阔的草原
所有的风会随云的脚步
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栖居

云去哪里
风便去那里
金华山的山坳吻
是云的家
容得下暖键的云海
容得下风的心情

脊背上的温暖

常英华

 妈妈站在院落门口的酸梨树下张望，顺着她的目光，能看见远方她牵念的我正在回家的路上。

 初来妈妈家，我刚满月，她家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那时农村艰苦，奶爸经常外出务工，总是入不敷出。

 自从我记事起，就一直黏在妈妈的背上，一条自制的包裹带将我牢牢固定在上面，她除草、做饭、喂猪、放牛的时候，总是哼着评剧小曲，我听着便能熟睡。

 我长大后跟着哥哥姐姐学爬树，妈妈看见会生气地一把拽下我蹲上她的背，边嘟囔边说：“一点都不像女娃娃，摔坏了可怎么办。”然后溢出满眼的宠溺。

 妈妈从不准哥哥姐姐欺负我，什么事都妹妹优先。那时煮鸡蛋算奢侈品，她怕自己的孩子争抢，总是趁他们不在家时给我煮上几个。妈妈的手很巧，我的鞋子、帽子、花布兜兜等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的作品，直到现在，她都像宝贝一样留着我儿时穿过的衣服。

 有阵子我迷上了乡村卖油郎使用的油梆子——村民们会闻声而来购买各种植物油，我常跑过去乱敲油梆子。为防止捣蛋，妈妈用榆木给我做了一套小巧的梆子。我就用塑料桶灌满水，逼着哥哥姐姐们买我的“油”。妈妈还给我做了纸风车，奔跑起来旋转的那种，我为此摔了好多跟头，但还是乐此不疲，因为我知道只要一摔跤，妈妈就会给我最温暖的后背。

 要走的那年，妈妈背着我去河边洗衣服，她问：“现在妈妈背你，等我老了背不动你的时候，你会来背我吗？”我答：“背，等我长大了，就背你一个人。”妈妈一听，一下子就把我放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狠狠点着我的头：“你这个白眼狼，下次再这样说，妈妈就不要你了。你背妈妈，妈妈高兴。可是你不能就背妈妈一个人。你爸妈多爱你啊，你宁要不背妈妈，也要先背你的亲爹妈，知道吗？”我很倔强：“我只背你一个人。”妈妈一生气扭头就走，留下我一个人在石头上哭，没走多远她又回来背起我，平生第一次见她掉下了眼泪。

 爸妈接我的那天，妈妈怕我不走哭闹，做完早饭就藏了起来。大哥哥和姐姐早被赶到学校去，家里只剩下奶爸和小哥哥。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，那天我的哭闹引来了好多村里人围观，妈妈的婆婆也拖着多病的身体来送，围观了眼泪。车子开出很远，我在车窗上看见大哥哥、姐姐和小哥哥他们一起追着车子奔跑着。妈妈跑哪里去了呢？她不要我了吗？小小的村庄在我童年的视线中飞快地倒退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洒落着……

 成年后，我每年都来看妈妈，接到消息她就会站在院门口等候。只要看见我，就会习惯性地背起我，她说要掂量掂量我长了多少多重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只能用拐杖支撑起半个身体，看到我只会含糊着说：“背不动了……”然后开始呜咽。我望着夕阳下的妈妈，轻抚她的脊背，对她说：“我来背您。”



《秋英呈艳图》

邹一桂 [清]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 邹一桂（1688~1772）清代画家，字原褒，号小山，现江苏省无锡人。

 邹一桂能诗善画，尤擅工笔花卉，间作山水。山水效法宋人，花卉学恽南田，清润秀逸，别具一格。曾精心绘制百种花卉，每花题一诗，集成《百花卷》进呈乾隆帝，深受赞赏。邹一桂注重书画创作实践，主张“以万物为师，以生机为运”。比如花鸟画，虽然师恽寿平，但不墨守成规，自成一派，以工笔表现花朵，形成清雅、明丽的艺术风格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守静观海

张军霞

 前几天，我陪女儿看了《人生大事》这部电影，观影过程中，我被几个颇为温情的细节打动，忍不住一次次泪水涟涟。等到把电影看完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，却是电影中那位从事了一辈子殡葬工作的老父亲说给儿子的一句话：“人生，除死，无大事。”

 人生就像一本书，无论是谁，无论你选择怎样度过，总有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没有谁可以是例外。可是我反复咀嚼这句话，又觉得人生大事的定义也不应该这么狭窄吧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总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，对于当下的他们来说，也就有着不同的“人生大事”。

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，结婚快10年了，却一直因为工作原因和妻子分居两地。他说自己在外地跟妻子视频时，每当看到她独自带着俩娃，整天忙得顾不上好好吃一顿饭时，就感觉特别内疚。特别是在今年春天，妻子在

上班路上摔了一跤，脚都摔肿了，却还要忍着腿去接孩子放学，他心疼得直掉眼泪，也促使他下定决心，如果这一年再不把工作调回来，干脆就辞职算了，回到妻子身边是他这一年的人生大事。

 幸运的是，在几经折腾之后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办理了调动工作的手续。如今，我经常看他发朋友圈，晒自己早晨起床为妻儿做饭，晒下班回家时买了菜和肉，晒傍晚时一家人在露台上看天边的晚霞。他说，从前自己一个人也买菜做饭，也会在阳台对着晚霞发呆，那时心里总是空落落的，现在内心被家的温暖填满了，同样的事再做起来心情也就完全不同了。对于这一年的他来说，与妻子团圆就是人生大事。

 邻居家的王姐，退休之后一直过着潇洒的日子，每天早晨练瑜伽，白天去老年大学上课，晚上还会在楼下跳广场舞，生活充实而有规律。可是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她的生活节奏全乱了，常常在饭点的时候拎着保温桶进进出出，晚上也不再去跳广场舞了。原来，

王姐的宝贝女儿怀孕了，刚开始那段时间她孕吐很厉害，几乎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。她的公婆都在老家，爱人上班又很忙，王姐就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给女儿送去。等到女儿身体调整得好些了，王姐又每天陪着她散步，还要花费时间准备小婴儿出生的东西，难怪她连最喜欢的健身活动也不再参加了！

 最近我看到王姐在朋友圈晒了一张小婴儿的照片：“恭喜我成功升级当外婆，母女平安！”隔天，我在楼道里遇到王姐，她在家里煲了一锅营养汤，正要去给女儿送去。我恭喜王姐喜得外孙女，她用无比欣慰的语气说：“我闺女生孩子是我家今年的头等大事，我天天惦记着，比我自己当年生孩子还紧张呢！”这一年，王姐的人生大事就是陪伴女儿顺利度过孕期。

 我想，每个人一生走过的路不同，每个阶段心中的目标也不同，只要你一次次努力地完成了彼时的“大事”，就算有一天人生这本书翻到了最后一页，你也会欣慰地告诉自己，人生，并非只有“死”才是大事。



《白牡丹花瓶》 克劳德·莫奈法

玛咖 供图